

莫言研究书系
总主编 张华

Mo Yan Study:
From 1980s to 2010s

莫言研究三十年

上

杨守森
贺立华

执行主编
丛新强
孙书文

山东大学出版社

013047703

I207.42

86

V1

莫言研究书系
总主编 张华

Mo Yan Study:

From 1980s to 2010s

莫言研究三十年

(上)

主编 杨守森 贺立华

执行主编 丛新强 孙书文



北航

C1654785

I207.42
86
V1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言研究三十年/杨守森,贺立华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4
(莫言研究书系/张华总主编)
ISBN 978-7-5607-4764-4

I. ①莫… II. ①杨… ②贺… III. ①莫言—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8113 号

责任编辑:董付兰 李孝德 武迎新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73.25 印张 1384 千字
版 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50.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青年时代的莫言



莫言在书房



穿军装的莫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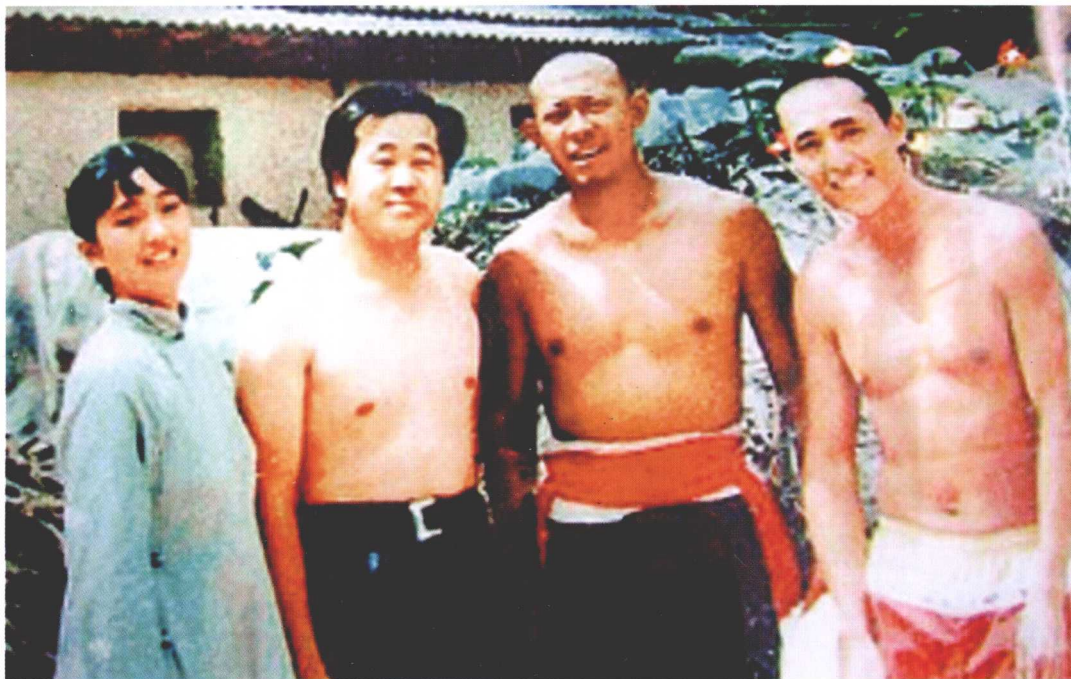
莫言与妻子杜芹兰伉俪情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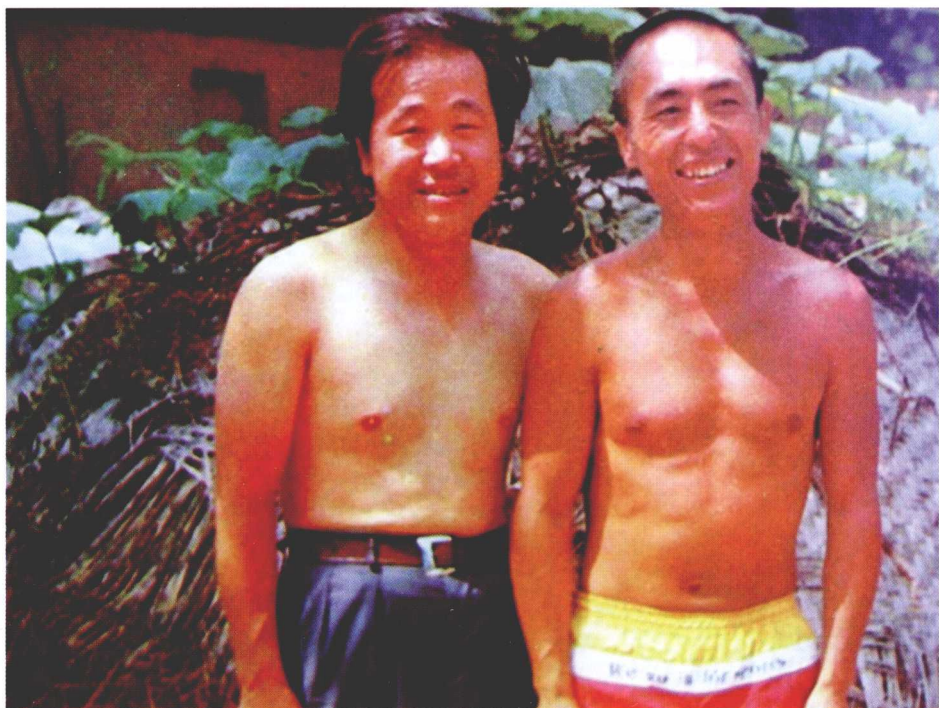
莫言与父母在一起



年轻时的莫言与大哥管谟贤（中）及当年棉油加工厂的工友张世家（右）



拍摄电影《红高粱》时，莫言与演员巩俐、姜文，导演张艺谋合影



拍摄电影《红高粱》时的莫言与导演张艺谋合影



莫言来山东大学讲学时与师生的合影



莫言在山东大学与《青年思想家》杂志部分学生编辑在一起



莫言在指导外国朋友中国书法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学者大江健三郎先生在一起



莫言在为读者签名

《莫言研究书系》编委会

总 主 编 张 华

副总主编 管谟贤 杨守森 贺立华 王志东

编 委 张 华 管谟贤 杨守森 贺立华

王志东 齐林泉 孙书文 丛新强

兰传斌

《莫言研究书系》总序

◇张 华

我们谋划编辑出版《莫言研究书系》可谓由来已久。

早在1986年,创刊《青年思想家》杂志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了当时的青年先锋作家莫言;1988年由《青年思想家》杂志牵头,在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召开了全国首次莫言文学创作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全国第一部《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莫言成了《青年思想家》的栋梁作者,他写故乡的许多短篇作品集中发表在《青年思想家》里;2000年后,莫言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更成了我们重要的教学科研合作导师……与莫言交往二十多年,可谓知根知底,友情笃厚,持续关注。我们一直想编辑出版一套莫言研究系列丛书。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研究莫言的论文和专著众多,从表层到深层,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学领域延伸至边缘学科,研究的视角不断拓展,研究的水平也不断提高。这些研究成果对莫言小说的创作主体、审美意识、主题内涵、艺术风格、人物形象与意象、语言特色等都有广泛的探索,在影响研究、比较研究、叙事学研究等领域也提出了诸多有价值、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和观点。莫言是从山东高密走进他的文学世界的,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幻境”,也是一个“中国的缩影”,他说:“我努力地要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要使我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莫言《小说的气味》)因此,莫言是山东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外一股“莫

言热”正在持续升温。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新的眼光去欣赏、解读、探索莫言的文学世界。特别是在研究者中,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出现更多更新的理论、方法、范畴和观点。无论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一种更加宏阔的“世界眼光”去审视、解读莫言的文学世界。

正是基于以上想法,我们现在推出这套《莫言研究书系》。这个书系的作者群,既邀请了莫言的家人和莫言的学生们加入,还有国内外重要的研究学者,这无疑拓宽了莫言研究的视界,丰富了第一手研究资料。我们希望面向大众读者和研究者两个群体,给他们提供各自或共同感兴趣的作家生活点滴和作品阐释。我们努力在本套书系的可读性和学术性之间找到某种恰当的结合点。

《莫言研究书系》是一个包容国内外研究莫言成果的集中地,是一个开放的书系。首先推出的第一批书是:《莫言研究三十年》、《莫言弟子说莫言》、《乡亲好友说莫言》、《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海外莫言研究》、《莫言与世界》等六种。敬请方家指正。

本书系是个开放的书库,今后还将陆续推出莫言研究的其他成果,欢迎国内外学者加盟支持!

(张华,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原《青年思想家》

杂志第一任社长)

莫言研究三十年述评(代前言)

◇丛新强 孙书文

从1981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莫言的文学创作道路已经走过三十余年。从1985年正式引起学界关注至今,对莫言创作的研究也已经接近三十年。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来关于莫言的研究文章有千余篇,相关著作10余部,系统性传记1种,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150余部。当然,仅凭数字不能全然说明问题,但却不能不说明一个事实:莫言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富矿”。同时,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诸多研究者注意到研究莫言的难度。把这一难度描述得极为“痛彻”的是张清华,他的《叙述的极限——论莫言》以“诉苦”开端:

我感到徒劳的危险。

用什么样的词语和概念可以概括他的写作?任何一种企图都会因为这个作品世界的过于宽阔、巨大和生气勃勃而陷于虚飘、苍白和支离破碎。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差强人意的题目,因为他太综合了,他的江河横溢和泥沙俱下,他的密密麻麻与生机盎然,他的粗犷奔放又精细入微,他的庞大理念与泛滥感性,他的来自泥土大地的根根须须原汁原味,他的横移于欧风美雨的形形色色洋腔洋调,他的民间的丰饶野性与芜杂欲望,他的人文的大雅情趣与磅礴诗意,他的杂花生树繁缛富丽肢体横陈汪洋恣肆……使任何题目都失去了譬喻的意义。尤其是在《丰乳肥臀》和《檀香刑》之后,莫言已不再是一个仅用某些文化或者美学的新词概念就能概括和描述的作家了,而成了一个异常多面和丰厚的,包含了复杂的人文、历史、道德和艺术的广大领域中几乎所有命题的作家。^①

① 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莫言给文学研究者们出了许多难题,这也正是莫言的价值所在:一个作家的价值和意义,固然要看其作品的量与质,但一定程度上还要看他在文学史中提出了什么样的有价值的话题与问题。莫言的创造性、开创性、自由性和他的驳杂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坛。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莫言以自身的独特性,提供了一个载体,在他身上所凝聚的问题,反映了时代的困惑、探索、痛苦和思考。

一、对莫言的综合研究

莫言研究的三十年间,诞生了为数不少的莫言综论。对一位处于创作旺盛期的作家作整体性的判断,给他写一个综论,是出力不讨好的事。也正因如此,这些以“莫言论”命名的研究成果,大都不是判断性的,而是带有鲜明的描述性。这些描述重在揭示莫言创作历程的阶段性以及创作的特点。

莫言创作已历三十余年。黄发有将这一历程形象地概括为“变形记”,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是从烈焰到暗火:莫言作品的叙事情感曾是熊熊燃烧的烈焰,90年代以后则变为被幻灭的灰烬所包围的暗火,其作品的叙事情感变得隐忍而内敛了。在价值层面,莫言也从早期的反叛走向了不直接表态的反讽。^① 贺立华则把这一过程描述为三度跃迁与三重境界的提升。作为第一部《莫言研究资料》的主编,贺立华的莫言研究始终伴随着莫言创作。他认为莫言创作的主体意识经历了三度跃迁,小说创作也跨越了三重境界,即:《红高粱》时期,莫言的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发状态;《檀香刑》时期,莫言以平民姿态在大地上行走、边走边唱,完成了从“为老百姓写作……”到“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境界提升;《蛙》时期,从“作为老百姓写作”转移到“把自己当罪人来写”,开始了悲天悯人和对人类生存困境更深度的思考。^② 这些研究揭示出莫言作为一个作家的根本特点是,不愿意重复别人,更不愿意重复自己,以蓬勃的创造激情反抗着强大的艺术成规的束缚,不断开拓新境。

在这些综论中,同行的作家们对莫言的研究,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毕飞宇认为莫言是让他茅塞顿开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马原):“如果说,马原为我们的新小说提供了新语法,那么,莫言为我们提供的则是语言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外面的世界。”^③ 王安忆以《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为蓝本,在莫言与刘庆邦的比较中解读莫言的文学世界。她认为“刘庆邦的世界是人道的世界,而莫言就有些神道了”,颇有些

① 参见黄发有:《莫言的“变形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② 贺立华:《童年记忆 文学境界 男性视角——艺术内外说莫言》,《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③ 毕飞宇:《找出故事里的高粱酒》,《钟山》2008年第5期。



道家的味道，不因循着规律办事。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莫言却入了中国当代文坛这两位重要作家的法眼，且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毕飞宇干脆说莫言所写正是自己想写的，“阅读这样的文字对我们是一个考验”。王安忆则“小心谨慎”地说：“我试着描绘莫言的小说世界。”“试着”表达了描绘莫言的难度。有意思的是，两位作家又把莫言与其他中国当代作家作了对照，如此，作为作家的作者、莫言、与莫言相较的作家，形成三重互动，很有些小说的味道。

黄发有的《莫言的启示》、雷达的《莫言是个什么样的作家》、洪治纲的《莫言是个奇特的存在》，都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感而发，立足点是一样的：揭示莫言创作特点及其启发意义。黄发有评价莫言“一个无法复制的作家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①；雷达认为“莫言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主体性，创新性，民间性，叛逆性的作家”^②；洪治纲则对自己所钟爱的四部作品（《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和《生死疲劳》）进行了文本细读，从作品中发现莫言的奇特在于“创作主体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以及毫无顾忌的叙事姿态”^③。他们共同的指向就是莫言的独特性。

二、莫言文学的“世界性”研究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这是从莫言作品在国外的翻译数量、文学影响等各个方面所作出的综合判断。莫言是世界的莫言，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文学对莫言的影响，二是莫言文学走向世界。

每一个走向世界的作家，无疑都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张学军认为：“莫言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下，逐渐开辟了属于自己的艺术疆域。”^④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成功，对莫言有着深刻的启示，他要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地，把自己的故乡——高密东北乡作为自己的艺术世界。同时，莫言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是广泛的，并非仅仅局限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海明威、卡夫卡、结构主义、新感觉主义、意识流小说、弗洛伊德等方面的因素，在莫言的创作中都能找到回响。在众多因素中，对莫言影响最深的是审丑的美学观念。他把丑的艺术形象作为正面反映的对象，扩大了艺术感觉的空间，也表明对人类自身认识的深化。其中对丑的描写，还有着以回归自然来排拒都市文明的倾向。莫言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但他并没有跟在别人后面邯郸学

① 黄发有：《莫言的启示》，《东岳论丛》2012年第12期。

② 雷达：《莫言是个什么样的作家》，《百家评论》2012年第1期（创刊号）。

③ 洪治纲：《莫言是个奇特的存在》，《百家评论》2012年第1期（创刊号）。

④ 张学军：《莫言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

步,而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他的作品中贯注着民族的灵魂和气质,对民族文化精神有着自觉的追求,比如对人的尊严和个性精神的呼唤,对现世人生的执着探索。莫言的阅读量极大,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等作家都对他产生了影响。可以说,对中国当代作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世界作家们,莫言都有意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

莫言深受世界文学影响,同时,他也影响了世界文学。刘绍铭分析了莫言作品在英美两国的译介情况,称莫言作品“入了世界文学的版图”^①。姜智芹对其中原因作了探析。她认为,莫言的现代气质,使他的作品容易在西方读者中产生共鸣,西方世界对他的看好也就在情理之中。西方读者喜欢莫言在叙事技巧上的革新,莫言说故事的神奇天分尤其令西方文学界倾倒。莫言有着出色的文学想象力,不管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都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另外,莫言对历史、对人物的传奇化处理方式也是其吸引力的重要源泉。“中西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莫言的作品表现了人类相通的领域,表现了人类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向往和追求。他在借鉴外国文学时对‘化境’的追求,既表现了中国人的气派,也是他的作品对外国读者有难以抗拒的魅力之源。”^②

这些研究当然不仅仅要找出莫言创作之源与莫言小说在世界上的欢迎度,而且还要找出世界性的莫言之于文学创作的意义。要通过这个标本,来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王德威从海外的视野,对莫言的《生死疲劳》与海外作家朱天文的《巫言》进行比较,其意不是要比较两者的高下,而是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小说创造“自由”的意义。《生死疲劳》卷首不讲自由,而讲自在——“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尤其耐人寻味。第二,小说表达“悲悯”的能量。第三,如何重新看待小说和历史与记忆的辩证。^③ 麦永雄指出,从边缘性的当代东方文学与以“中心”自居的西方文学的关系看,大江与莫言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既深受西方文学及理论影响,又富于创造性地将自己的小说创作立足于边缘性的东方大地上,分别创造了“森林峡谷村庄”和“高密东北乡”,从而展示出“边缘文化”丰富的历史意蕴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④

在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伴随着世界性的焦虑,“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是这种焦虑的一个体现。这与中国后发达国家的地位有关,要求奋发直追,紧跟国际潮流。也正因为这种焦虑,中国当代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有着向西方作家看齐、赢得西方认同的心理。莫言的意义在于,他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立足于民族传统的根基,立足于文学的根基,坚守着自己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世界的认同。

① 刘绍铭:《入了世界文学的版图——莫言著作、葛浩文译文印象及其他》,《作家》1993年第8期。

② 姜智芹:《西方读者视野中的莫言》,《当代文坛》2005年第5期。

③ 参见王德威:《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④ 参见麦永雄:《诺贝尔文学奖视域中的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桂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三、莫言文本叙事研究

莫言以“讲故事的人”自称,他是个讲故事的大师。他多姿多彩、富于变幻的叙事方式给中国文坛带来惊奇。张阎探讨莫言小说叙事与生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经验形态之间的关系,其中尤其以对文学叙事中的生理学探究最为深入。他认为,消化器官这个粗俗的、卑下的和令人难于启齿的器官系统,在莫言那里却获得了与身体的其他器官(无论其为“高贵”或是“卑贱”)平等相处的权利。莫言如此关注所谓“力必多”的口腔阶段,意味着他对人的“自我意识”基础的原初性和肉体性的关注。“在莫言的笔下,发达的感官所提供的是贪婪经验,在这些经验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匮乏主题。从这一角度看,贪婪的经验在莫言那里则又被推到了一个悲剧性的高度。贪婪是饥饿对人的本能的侵犯,而生命则通过其代偿性的机能(‘通感’等),对自身(首先是对肉体的欲望)做出了悲剧性的肯定。这是一种欲望匮乏经济学。”^①身体,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话题。中国古典文学中,身体被有意识地遮蔽,而当代作家重新发现了这一重要资源。莫言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吃”与叙事的结合上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李洁非与季红真分别关注到莫言创作的寓言和神话。李洁非认为,故事必定得告诉旁人一点反常的东西或寻常看不见、想不着、摸不透的东西,总之是要使人听与读后大吃一惊,隐约有所悟。莫言的创作在其手法、题材屡有变化的同时,始终如一地坚持了他对小说的寓言性的总体追求。他对莫言的这种追求作了极为传神的描述:

作为一个作家,莫言与其说是通常意义上的写小说的,毋宁说是换了一种方式的做梦者。他的手一旦摸上了笔,其实只意味着他又一次灵魂出窍、神游八极,那些犹如鬼魅的影子从他的心底一个个无声无息地溜出来,然后就疯狂地跳着怪异的舞蹈,直到精疲力尽为止。^②

莫言自成名以来或者说自他找准了自己的艺术特点以来,他的小说始终就是在写同一个东西:主体悟性(莫言本人称此为“天马行空”)。莫言属于那种习惯于用小说向世界发问的人。莫言的小说,情节都不是封闭的系统,在它们背后隐藏的提问远比它们的故事内容更具实质意义。季红真认为,神话是人类第一个叙事样式,也是最基本

① 张阎:《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

② 李洁非:《回到寓言——论莫言及其近作》,《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